

# 李宗吾 偏锋诡道

李宗吾 张默生 著

# 李宗吾

传



李宗吾创「厚黑学」之动机，学界有三种揣度：一种谓其「心怀鬼胎」，「是一种可笑可悲的误导」；「是一种荒谬的人生哲学」；一种谓其「无所谓善恶」

「双刃剑，用以为善则为善人，用以为恶则为恶人」；一种谓其「菩萨心肠」，「好比燃犀照鼎」；「教人有所警惕防范」

「其人既不「厚」，也不「黑」，只是「嗜酒」，嗜酒如命，难以自拔，曾在重庆撰文引酒仙刘伶「喝死便埋掉」一语以自嘲，临终遗言是：「我看酒就是还喝少了啊」





林语堂评李宗吾：“三代上有圣人，三代下圣人绝了种，怪事也！然则近代之新圣人，其唯发布厚黑学之李宗吾乎！（《赤诚相见之独尊》）”

柏杨评李宗吾：“李宗吾先生一生为人作事，比柏杨先生不知高级多少，直可惊天地而泣鬼神，而他鼓吹“厚黑”，硬揭大人先生和鱼鳖虾蚨的疮疤，其被围剿，自在意中。”（《被忽略的大师》）

孙自筠评李宗吾：“需要采取最能惊醒国民的手段，拿出惊世骇俗的奇谈怪论，在我们昏睡的民族心灵上猛击一掌。再过几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出世，把一部古老的中国历史概括成两个字：‘吃人’，较之李宗吾的‘厚黑’两字，其取值虽有不同，但他们的用意都在于拆穿，都是为了把历史撕破给人看。”（《一把辛酸泪 满纸荒唐言》）

王望评李宗吾：“话分两头说，不管是横看还是纵比，宗吾先生的学术思想都可以看成是思想史界一大奇观、思想史的一页重笔，其本人更可看成思想家中的一个怪杰、一匹黑马，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很值得研究。”（《“厚黑”价值反光》）

偏锋诡道—李宗吾传



780130792384856

RMB:38.00

Y r C.

定价：38.00元

K828/2

2008

# 李公西舟传

厚黑教主

李宗吾 张默生 著

团结出版社



李宗吾传

# 目录 CONTENTS

<b>厚黑教主自传 (李宗吾 著)</b>	1
一、迂老自述	3
二、我的思想统系	26
<b>厚黑教主传 (张默生 著)</b>	65
序    我与厚黑教主的一段因缘	67
第一章 教主的家世	101
第二章 “迂夫子” 和 “老好人”	107
第三章 思想开始要飞翔	115
第四章 不知其人视其友	123
第五章 革命舞台上的丑角	128
第六章 “去官吟” 与 “厚黑学”	138
第七章 心理与力学	151
第八章 吊打校长的奇案	166
第九章 “只要打不死，又来!”	184
第十章 一次试验，一种计划	199

第十一章	别有怀抱	206
第十二章	厚黑学变质了!	212
第十三章	“返本线”的发明	223
第十四章	和达尔文、克鲁泡特金开玩笑	236
第十五章	满腹经纶	243
第十六章	也许不尽是纸上谈兵吧?	254
第十七章	华族至上,想入非非	266
第十八章	盖棺尚待论定	274
<b>厚黑教主外传 (张默生 著)</b>		<b>283</b>

厚黑教主自传

李宗吾著

有人问我道：“你发明厚黑学，为什么你做事每每失败，为什么你的学生的本领还比你大，你每每吃他们的亏？”我说：“此话差矣。凡是发明家，都不可登峰造极。儒教是孔子发明的，孔子登峰造极了，颜、曾、思、孟去学孔子，他们的学问，就比孔子低一层；周、程、朱、张去学颜、曾、思、孟，学问又低一层；后来学周、程、朱、张的，更低一层，愈趋愈下，其原因就是教主的本领太大了。西洋的科学则不然，发明的时候很粗浅，越研究越精深。发明蒸汽的人，只悟得汽冲壶盖之理；发明电气的人，只悟得死蛙运动之理。后人继续研究下去，造出种种的机械，有种种的用途，这是发明蒸汽、电气的人万万没想到的。可见西洋科学，是后人胜过前人，学生胜过先生；我的“厚黑学”与西洋科学相类。我只能讲点汽冲壶盖、死蛙运动，中间许多道理，还望后人研究，我的本领当然比学生小，遇着他们，当然失败；将来他们传授些学生出来，他们自己又被学生打败。一辈胜过一辈，厚黑学自然就昌明了！”

——节选自李宗吾《厚黑传习录》



## 一、迂老自述

我自发明厚黑学以来，一般人呼我为教主，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以许多人都教我写一篇“自传”，而我却不敢，何也？传者传也，谓其传诸当世，传诸后世也。传不传，听诸他人，而自己岂能认为可传？你们的孔子，和吾家聃大公，俱是千古传人，而自己却述而不作。所以鄙人只写“自述”，而不写“自传”。众人既殷殷问我，我只得据实详述，即或人不问我，我也要絮絮叨叨，向他陈述，是之谓自述。

张君默生，屡与我通信，至今尚未识面，他叫我写“自传”，情词殷挚，我因写《迂老随笔》，把我之身世，夹杂写于其中，已经写了许多，寄交上海《宇宙风》登载。现在变更



孟子

“孟子讲仁义，以恻隐为出发点。我讲厚黑，经怵惕为出发点。先有怵惕，后有恻隐，孟子的学说是第二义，我的学说才是第一义。”

——李宗吾

一、迂老自述





计划，关于我之身世者，写为《迂老自述》，关于厚黑学哲理者，写入《迂老随笔》。我之事迹，已见之《迂老随笔》及《厚黑丛话》者，此处则从略。

我生在偏僻地方，幼年受的教育极不完全，为学不得门径，东撞西撞，空劳心力的地方很多很多，而精神上颇受我父的影响，所以我之奇怪思想，渊源于师友者少，渊源于我父者多。

我李氏系火德公之后，由福建汀州府上杭县，迁广东嘉应州长乐县（现在长乐县改名五华县，嘉应直隶州，改名梅县）时，则南宋建炎二年也。广东一世祖敏公，二世祖上达公……十五世润唐公，于雍正三年乙巳，挈家入蜀，住隆昌县萧家桥，时年六十一矣，是为人蜀始祖，公为儒医，卒时年八十二，葬萧家桥，后迁葬自流井文武庙后之柳沟坝。

二世祖景华公，与其兄景荣，其弟景秀三人，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迁居自流井，汇柴口，一对山，地名糖房湾。故我现在住家仍在汇柴口附近。景华公死葬贡井清水塘。相传公在贡井杨家教书，于东家业内觅得此地，东家即送与他。公自谓此地必发达，坟坝极宽，留供后人建筑，坟坝现为马路占去，余地仍不小。

三世祖正芸公，也以教书为业，生五子，第二子和第四子是秀才，长子和第五子之子，是秀才。第三子名煊，字文成，是我高祖，一直传到我，才得了一个秀才，满清皇帝，赏我一名举人，较之他房，实有逊色。煊公子孙繁衍，五世同堂，分家时，一百零二人，在汇柴口这种偏僻地方，也算一时之盛，因为只知读书之故，家产一分再分，遂日趋贫困。

煊公长子永枋，为我曾祖。广东同乡人，在自井修一庙，曰南华宫，举永枋公为总首监修，公之弟永材，以善书名，庙成，碑文匾对，多出其手，光绪中毁于火，遗迹无存，先人著作，除族谱上有诗文数首外，其他一无所有。距汇柴口数里，有一小溪，曰会溪桥，碑上序文及会溪桥三个大字，为永材公所书，书法赵松云，见者皆称佳妙，所可考者，惟此而已。

自井世家，以豆芽湾陈家为第一，进士翰林，蝉联不绝，我家先人，



多在其家教书，而以永材公教得最久。我父幼年曾从永材公读。

自井号称王李两大姓，有双牌坊李家，三多寨李家……吾宗则为一对山李家，而以双牌坊、三多寨两家为最盛。民国元年，族弟静修，在商场突飞猛进，大家都惊了，说道：“这个李静修，是从哪里来的？”陈学渊说道：“这是一对山李家，当其发达时，还在我们豆芽坝陈家之前。”二十八年，我从成都归家，重修族谱。先人遗事，一无所知，欲就学渊访之，料已死，询之陈举才，云：但闻有李子侄，衣冠济济，也来扫墓，其墓在润唐公墓之下。我辈围观之，星三指谓其子侄曰：“此某某老师之祖坝也。”旋问族中长辈曰：“某老师是你何人？某老师是你何人？其后嗣如何？”长辈一一答之，大约是星三及其先辈受益最深之师，才殷殷若是。今已多年，对答之语，全不记忆，其所谓某老师者，除永材公外，不知尚有何人，先人遗事湮没，可胜叹哉！

永枋公在汇柴口开染房，族亲子弟，衣冠不整者，酒醉者，将及店门，必庄摄其容乃敢过，公见之，亦惟温语慰问，从未以疾言遽色加人。公最善排难解纷，我父述其遗事颇多。年七十，易箒时，命家人捧水进巾，自浴其面，帽微不正，手自整之，乃凭几而卒。我父为永枋公之孙，幼年在染房内学生意，夜间，永枋公辄谈先人逸事及遗训。我父常常举以教我，我读书能稍知奋勉，立身行己，尚无大过者，皆从此种训话而来。我父常曰：“教子婴孩，教妇初来。”又曰：“教子者，以身教，不以言教。”诚名言也。

我家族谱字辈，是“唐景正文永，山高世瀑长”。“文”字辈皆单名火旁，而以“文”字作号名。我是“世”字辈。我祖父乐山公，务农，种小菜卖。暇时则贩油烛，或草鞋，沿街卖之。公身魁梧，性朴实，上街担粪，人与说话，立而谈，担在肩上，不放下，黠者故与久谈，则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公夜膳后即睡，家人就寝时即起，不复睡。熟睡时，百呼不醒，如呼盗至，则梦中惊起，公起整理明日应卖之菜，毕，则持一棍往守菜圃，其地在汇柴口，蒲家坝大路之侧，贼窃他人物经过，公见即奔逐之，贼畏甚，恒绕道避之。年终，割肉十斤，腌作新年之用。



公自持刀修割边角，命祖母往摘萝卜做汤，嘱曰：“大者留以出售，小者留俟长成，须一窝双生，而又破裂不中售者。”祖母寻遍圃中，不得一枚。及汤熟，公自持瓢，盛入碗，复倾入锅中，祖母询之，则曰：“我欲分给工人及家人，苦不能遍也。”数日即病卒，祖母割腌肉一方献灵前，见之即大泣，自言汗比肉多。我祖父以世家子，而穷困如是，勤苦如是，其死也，祖母深痛之，取所用扁担藏之，曰：“后世子孙如昌达，当裹以红绫，悬之正堂梁上。”此物咸丰庚申年毁于贼。祖母姓曾，固高山寨（距一对山数里）富家女，其父以一对山李氏，为诗礼之家，故许字焉，归公后，挑水担粪，劳苦过贫家女，每归宁，见猫犬剩余之饭，辄思己家安得此剩饭而食之，先父母屡述以诫不肖弟兄曰：“先人一食之艰，至于如此，后世子孙，毋忘也。”不肖今日，安居坐食，无所事事，愧负先人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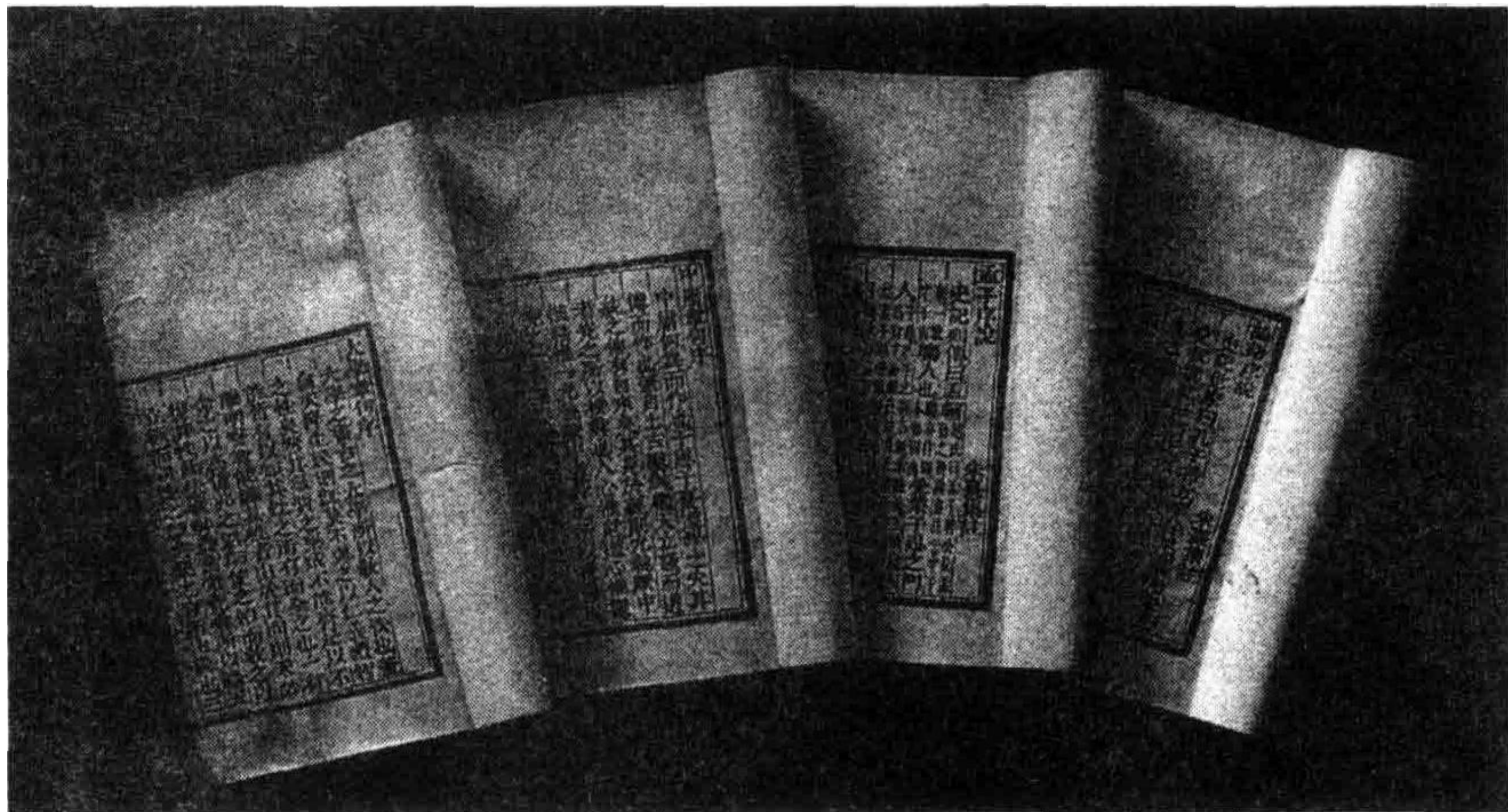
乐山公生我父一人，父名高仁，字静安，先祖没后，即归家务农，偕我母工作，勤苦一如先祖。家渐裕，购置田地，满四十岁，得病，延余姓医生诊之。余与我家有瓜葛亲，握脉惊曰：“李老表，你怎么得下此病？此为劳瘁过度所致，赶紧把家务放下，当如死了一般，安心静养，否则非死不可。”我父于是把家务全交我母，一事不管。我父生二女，长女示出阁死，次女年十余，专门侍疾，静养三年，病愈，六十九岁，乃卒。

父养病时，寻些《三国演义》，列国演义这类书来看，看毕无书，家有四书的讲书，也寻来看，我父胞叔韞山公学问很好，一日见父问曰：“你在家做些甚么？”答曰：“看四书的讲书。”韞山公大奖之，我父很高兴，益加研究。

我弟兄七八，我行六，三哥早卒，成立者六房，父命之曰：“六谦常。”除我外，弟兄皆务农，惟七弟后来在汇柴口开机房，有点商业性质。我父生于道光乙未年八月，光绪乙亥年八月，满四十。我生于己卯年正月，正是我父闭户读书时代所生的，故我天性好读书。世称：苏老泉，二十七岁，发愤读书。苏老泉生于宋真宗祥符二年己酉，仁宗明道



二年乙亥，满二十七岁。苏东坡生于丙子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子由生于己卯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弟兄二人，正是老泉发愤读书时代所生的。苏老泉二十七岁，发愤读书，生出两位文豪；我父四十岁，发愤读书，生出一位教主，岂非奇事？我父同苏老泉发愤读书，俱是乙亥年，我生于己卯，与子由同，事也巧合。东坡才气纵横，文章豪迈，子由则人甚沉



#### “四书”

儒家经典  
《大学》、《中庸》、《论语》、  
《孟子》，合称  
“四书”。

静，为文谈泊汪洋，好黄老之学，所注《老子解》，推古今杰作。大约老泉发愤读书，初时奋发踔厉，后则入理渐深，渐归沉静，故东坡子由二人，禀赋不同。我生于我父发愤读书之末年，故我性沉静，喜读老子，颇类子由。惜我生于农家，无名师指点，为学不得门径，以是有愧子由耳。

我父病愈时，近邻有一业，欲卖与我父，索价甚昂。我父欲买之而苦其价之高，故意说无钱买，彼此勾心斗角，邻人声言，欲控之官，说我父当买不买，甚至把我家出路挖了，我父只有由屋后绕道而行。卒之此业为我父所买，买时又生种种纠葛。我七弟生于辛己年正月廿五日，正是我父同邻人勾心斗角时代生的，世本为人，精干机警，我家父母死，哥嫂死，丧事俱他一手所办。常对我说道：“我无事，坐起，就打瞌睡，有事办，则精神百倍，这几年，好在家中死几个人，有事办，不然这日子难得过。”此虽戏言，其性情已可概见，据此看来，古人所谓胎教，真是不错，请科学家研究一下。



### 三苏祠

位于中国四川省眉山县西南。北宋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的祀祠。祠原为苏氏故宅。明改建为三苏祠以纪念。后毁于兵火，清重建，后陆续增修。



我自有知识以来，即见我父有暇即看书，不甚做工，惟偶尔扯甘蔗叶，或种葫豆时盖灰，这类工作而已。工人做工，他携着叶烟竿，或火龙，挟着书，坐在田地边，时而同工人谈天，时而看书，所以我也养成这种习惯，手中整日拿着一本书。每夜我父在堂屋内，同家人聚谈，我常把神龕上的清油灯取下来，放在桌上看书，或倚神龕而看。我父

也不问我看何书，也不喊我看，也不喊我不看，惟呼我为“迂夫子”而已。我之喜看书，不是想求上进，也不是想读书明理，只觉得手中有书，心中才舒服，成为一种嗜好。我看书是不择书的，无论圣经贤传，或是鄙俗不堪的唱书小说，我都一例视之，拿在手中看。我有此嗜书之天性，假令有明师益友，指示门径，而家中又藏有书籍，我之成就，岂如今日？言念及此，惟浩叹而已。

我父每晨，必巡行田塍一次，常说：“田塍，土边，某处有一缺口，有一小石，我都清清楚楚的。”又说：“我睡在家中，工人山上做工情形，我都知道。”我出外归来，常问我：“工人做至何处？”我实未留心看，依稀仿佛对之，他知我妄说也不斥责。

我虽生长农家，却未做农，只有放学归来，叫我牵牛喂水，抱草喂牛，种葫豆时，叫我停学在家，帮着丢葫豆，或时叫我牵牛赴邻近佃户家，碾米碾糠，我亦携书而往。我考得秀才时，照例宴客，佃户王三友，当众笑我道：“而今当老爷了（乡间见秀才即呼老爷），如果再拿着书，



在牛屁股后面走，我们要不依你的，老爷们哪有跟着牛屁股走，我们干甚么？”但是我碾米碾糠时，还是携书而往。

我父所看之著，只得三本：（一）《圣谕广训》（此书是乾隆所著，颁行天下，童生进场考试，要默写，名为默写，实则照书誊），后附朱柏庐《治家格言》。这是我父养病时，请徐老师誊的，字甚工楷。（二）《别心要览》，我查其卷数，是全部中之第三本。中载古人名言，分修身、治家、贻谋、涉世、宽厚、言语、勤俭、风化、息讼九项，我父呼之为格言书。（三）杨椒山参严嵩十恶五奸的奏折，后附遗嘱（是椒山赴义前一夕，书以训子者，所言皆居家处世之道）。此外还有一本《三字经注解》，但不堪看。椒山奏折及遗嘱亦少有看，所常常不离者，则在前两种，此外绝不看其他之书。我细加研究，始知我父读书，注重实用。三字经注解，及椒山奏折，只可供谈助，椒山遗嘱虽好，但说得太具体，一览无余，不如前两种之意味深长。我父常常读之，大约是把当作座右铭。我父光绪癸卯年正月初九日得病，十五日去世，初九日还在看此二书。

最奇者，我生平从未见我父写过一个字，他读的《圣谕广训》，及朱柏庐《治家格言》，是徐老师用朱笔圈断句，其他三书，俱是白本，我父未圈点一句。所以我生平不但未见我父写过一个字，就连墨笔画的圈圈，都未见过一个。我们弟兄六人，随时都有人在侧，无论写甚么，他都喊儿子动笔，我看他吃饭捏筷子，手指很僵硬，且有点发颤，大约是提笔写不起字。

我父常说，唐翼修著有《人生必读书》。我考试到叙府，买得此书，送在他面前，他也不看，还是喊我拿《圣谕广训》和格言书来。揣其心理，大约是谓，只此二书已够用了，其他皆是赘瘤。

我父常常说道：“你的书读窜皮了，书是拿来应用的，‘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你读成‘书还书，我还我’去了。”我受过此种庭训，故无事时，即把书与世事，两相印证，因而著出《厚黑学》与《心理与力学》等书，读者有说我熟透人情的，其实不然。我等于赵括谈兵，与人发生交涉，无不受其愚弄，依然是“书还书，我还我”。



我父又说：“书读那么多做甚？每一书中，自己觉得那一章好，即把他死死记下，其余不合我心的，可以不看。”所以我父终身所读之书，只得三本，而三本中，还有许多地方，绝未寓目。常听他曼声念道：“人子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圣论广训》中语）“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佚，淫佚生贫贱，”（《别心要览》中语）“应箕、应尾，你两个……”（椒山遗嘱中语，应箕、应尾，是椒山之子）我父常常喊我近前，讲与我听，我当了秀才，还是要讲与我听，我听之津津有味。我此次归来，将《别心要览》寻出细读，真是句句名言，我生平做事，处处与之违反，以致潦倒终身，后悔莫及。

我读书的方式，纯是取法我父，任何书，我都跑马观花的看去，只将心的地方记着。得着新书，把序文看了，前面看几页，就随便乱翻，中间看，后面看。每页也未细看，寻着一二句合我之意，就反复咀嚼，将书抛去，一而二，二而三，推究下去。我以为：世间的道理，为我心中所固有，读书不过借以引起心中之道理而已。世间的书读不完，譬如：听说某家馆子菜好，我进去取菜牌子来，点几肴菜来吃就是了，岂能按着菜牌子逐一吃完？又好像在成都春熙路、东大街、会府等处游玩，今日见一合意之物，把他买回来，明日见一合意之物，又把他买回来，久之则满室琳琅，样样皆合用，岂能把街上店子之物，全行购归？我这种说法，纯是本之我父，因此之故，我看书，入理不深，而腹中又很空虚。

我在亲友家耍不惯，但只要有几本书，有一架床，我拿着书，卧在床上，住好久，我都住得惯。其书不拘看过的，未看过的，或是曾经熟读的，我都拿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看。我一到他人室内，见桌上有书，即想翻来看，不过怕人讨厌，不好去翻罢了。但是我虽这样喜书，而家中藏几书柜的书，成都有几书柜的书，许多都未细下有过，这是由于我读书是跑马观花，每本打开来，随便看一下就丢了，看了等于未看。

我幼年苦于无书可看，故喜欢购书，而购得来又不细看，徒呼负负，



近年立誓不购书，而性之所近，见了就要买，买来又不看，将来只好把家中的书，及成都的书，搬来作个宗吾图书馆，供众人阅览好了。

亡弟之子泽新，对我说：“我见着书，心中就糊涂，一进生意场中，心中就开朗。”我的性情，恰与其相反，提着家中事务，心中就厌烦。一打开书，心中就开朗。我请客开不起菜单子，而家中小孙儿，小孙女都开得起。赴人宴会归来，问我吃了些什么菜，我无论如何记不全。身上衣服，尺寸若干，至今不知道，告诉我接着就忘了。上街买物，分不出好歹，不敢还价，惟买书却买得来，而买笔又买不来。别人读我《厚黑学》，以为我这个人很精明，殊不知我是糊涂到了极点。到而今迂夫子的状态，还莫有脱，朋友往来，我得罪了人，还不知道。

音乐一门，我完全不懂，戏曲中，有所谓西皮二簧，我至今弄不清楚，我当省视学，学生唱歌按风琴与我听，我只好闭目微微点头，假充内行；名人字画，我分不出好歹，别人评得津津有味，我不敢开腔，不敢说好，怕人追问好处安在。我幼年订古姓女，其叔古威侯，是威远秀才，以善书名。我家接一位关老师，见着我的字说道：“你这笔大挥，将来怎么见你叔丈人？”好在此女未过门即死，我未的古府献丑。后来从刘建侯先生读，他一日进我房中，见案上写的卷格小字，堆有寸多高，他取来一看，叹息道：“你也可算勤快了，怎么字还是这样？”我听了凄然泣下。我考课测试，阅卷者常常批：“字太劣”或“字宜学”。雷铁崖常说：“你那个手爪爪应该拿来宰？”我天性上，有这种大缺点，岂真古人所谓“予之齿者去其角，传之翼者两其足”耶。

我从师学作八股，父亲命我拿与他看，他看了说道：“你们开腔即说：恨不生逢尧舜禹汤之世，那个时候，有甚么好？尧有九年之水患，汤有七年之旱灾（二语出《幼学琼林》，是蒙塾中读本），我们农家，如果几个月不下雨，或几个月不晴，就喊不得了，何况九年七年之久！我方深幸未生尧舜禹汤之世，你们怎么朝朝日日的希望？”我听了很诧异，心想：“父亲怎么发此怪议论？”细想：他的话也有道理，我把这个疑团，存诸胸中，久而久之，忽然想道：“我们所谓圣人者是尧舜禹汤文武周





公孔子诸人，何以尽都是开国之君，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又何以三代上有许多圣人，孔子而后，不再出一个圣人？”由此推寻下去，方知圣人之构成，有种种黑幕。因此著了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才把疑团打破，惜其时我父已死，未能向他请问。

我父常说：“书即世事，世事即书。”把书与世事，两相印证，何以书上说的：“有德者昌，无德者亡。”征诸实事，完全相反？怀疑莫释，就成了发明《厚黑学》的根苗。

我的思想，分破坏与建设两部分，《我对于圣人之怀疑》及《厚黑学》，是属于破坏的。《厚黑学》，破坏一部二十四史，《我对于圣人之怀疑》，破坏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所著《中国学术之趋势》，《考试制之商榷》，《社会问题之商榷》，及《制宪与抗日》等书，计包括经济，政治，外交，教育，学术等五项，各书皆以《心理与力学》一书为基础，这是属于建设的。破坏部分的思想，渊源于我父，建设部分的思想，也渊源于我父。

我父一日问我道：“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这是孺子入井，我站在旁边，才是这样，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入井，我当如何？”我听了，茫然不能答，他解释道：“此时应先救自己，第二步，才来救孺子。”我听了很诧异，心想：“我父怎么莫得侧隐心，纯是为己之私？这是由于乡下人书读少了，才发出这种议论，如果说出去，不为识者所笑？”但当面不敢驳他，退后思之，我父的话，也很有道理，苦思不得其解。民国九年我从成都辞职归家，闭门读了



我听了，茫然不能答，他解释道：“此时应先救自己，第二步，才来救孺子。”我听了很诧异，心想：“我父怎么莫得侧隐心，纯是为己之私？这是由于乡下人书读少了，才发出这种议论，如果说出去，不为识者所笑？”但当面不敢驳他，退后思之，我父的话，也很有道理，苦思不得其解。民国九年我从成都辞职归家，闭门读了

#### 孔子

“我原来是孔子的信徒，小的时候父亲与我命的名，我嫌他不好，见《礼记》上孔子说，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为楷，就自己改名为世楷，字宗儒，表示信从儒教之意。”

——李宗吾

#### 厚黑教主自传

